

爲學

彭端淑〔清〕

天下事有難易乎？爲之，則難者亦易矣；不爲，則易者亦難矣。人之爲學有難易乎？學之，則難者亦易矣；不學，則易者亦難矣。

吾資之昏，不逮人也，吾才之庸，不逮人也；且且而學之，久而不怠焉，迄乎成，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。吾資之聰，倍人也，吾才之敏，倍人也；屏棄而不用，其與昏與庸無以異也。聖人之道，卒于魯也傳之。然則昏庸聰明之用，豈有常哉！

蜀之鄙，有二僧：其一貧，其一富。貧者語于富者曰：“吾欲之南海，何如？”富者曰：“子何恃而往？”曰：“吾一瓶一鉢足矣。”富者曰：“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，猶未能也。子何恃而往！”越明年，貧者自南海還，以告富者，富者面有慚色。西蜀之去南海，不知幾千里也，僧富者不能至，而貧者至之。人之立志，顧不如蜀鄙之僧哉！

是故聰與敏，可恃而不可恃也；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者，自敗者也。昏與庸，可限而不可限也；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，自力者也。